

11011

御飲酒禮五



設席于堂廉東上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

於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於西

階東則工席在階東賈疏引燕禮者證此席為工又以

禮西階上少東樂正又在工西知此工席在西階東也賈氏公彥曰自此下至

賓乃降言主人賓樂之事中別有四節有歌有笙有間

有合次第不同也鄉射燕禮大射皆言席工此文不具

爾

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拊越內弦

右手相相息亮反何戶可反拊口孤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四人大夫制也賈疏知四人大夫制者大射諸侯禮云六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每工一人賈疏相瑟二人則相歌工亦二人可知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視瞭者賈疏周禮眡瞭職樂事相瞽是也凡工瞽矇也故有扶之者後首者變於君也賈疏燕禮瑟面鼓注云燕尚樂可鼓者在拊持也相瑟者則為之前也此不面鼓是變於君也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賈疏瑟底有孔越以指深入謂之拊相歌者無可荷內弦側擔之者賈疏以左手於外側空以右手相也教氏繼公曰在肩曰何左何瑟為相當以右手也後首瑟首在後也拊以指鈎之內弦弦鄉身也右手相者便

也

案此就自外而入言猶未升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相賓之少者為之

案鄉射樂正命弟子相工是工之弟子非賓之少者况衆賓少長俱在旅飲之中古者瞽必有相決不令賓為之明矣據論語云固相師之道亦冕自有相胡氏謂冕非特及階及席子又代為之詔耳固不得援以為證也注引師冕見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二十字今刪

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長也賈疏長樂官之名長

賈氏公彥曰言

中
仍
案

先升對後升也。教氏繼公曰：此先升而立於西階東，明其不與工序也。鄉射云：樂正先升立於工席之西，與此文互見。

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立於西方，近其事。

賈疏鄉射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故知立於西方近其事也。

子贊工遷樂故知立於西方近其事也。

賈氏公彥曰：工入升不言歌瑟。

先後案上已云瑟先其歌可知也。教氏繼公曰：相者

東面坐於其席前之西也。授瑟以瑟首向東授之。

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者皆小雅篇也。

朱子曰：此三詩

加

不
詩
三
禮

易

先王所制以為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教氏繼公曰：春秋傳文王大明，繇兩君相見之樂也。兩_君相見得歌大雅，則士大夫相飲得歌小雅，差之宜也。此凡所歌者皆不取其詩之義，但以其所得用者樂省耳，不言瑟_者，瑟依歌其同可知。

案曲合樂曰歌，此以瑟配歌，故下歌瑟並獻。楊氏復儀禮圖謂二人鼓瑟，二人歌。劉氏敞亦言鄉飲及燕禮鼓瑟歌鹿鳴三詩是也。

餘論鄭氏康成曰：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脩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

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傲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怨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最自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朱子曰鹿鳴即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尊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為君使而賦政於外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凡歌詩之法皆歌其類此時貢賢能擬為卿大夫或為君所燕食以鹿鳴詩也或為君出聘

以皇皇者華詩也或使反為君勞來以四牡詩也故預歌此三篇使習之朱子曰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

案三詩取義燕禮注亦與此同鄭氏不過大凡言之朱子因此經主於賓賢^亦就鄭意^義圓其說耳如賈說則滯矣其實鹿鳴關雎等燕饗樂歌不皆取其詩之義故房中鄉國皆可通用若以歌詩必類之法例之則關雎鵲等篇謂歌其類可乎至宵雅肄三學記為大學始教言與此並不相蒙朱子蓋因賈氏預歌使習之說而仍其誤與

所汎係不可存

義說

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傲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怨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自勞苦自以為不及欲諮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朱子曰鹿鳴即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導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於朝辭親而從王事於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為君使而賦政於外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凡歌詩之法皆歌其類此時貢賢能擬為卿大夫或為君所燕食以鹿鳴詩也或為君出聘

義

以皇皇者華詩也或使反為君勞來以四牡詩也故預歌此三篇使習之朱子曰學記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

案三詩取義燕禮注亦與此同鄭氏不過大凡言之朱子因此經主於賓賢^亦就鄭意^義圖其說耳如賈說則滯矣其實鹿鳴關雎等燕饗樂歌不皆取其詩之義故房中鄉國皆可通用若以歌詩必類之法例之則關雎鵲巢等篇謂歌其類可乎至宵雅肄三學記為大學始教言與此並不相蒙朱子蓋因賈氏預歌使習之說而仍其誤與

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興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人工之長也賈疏謂就四人凡工之內為首者賤不為之洗教氏繼公曰左瑟置其瑟於左為受爵變也瑟宜前首故左之不興受爵替者不能如禮也主人亦坐授之

案鄉射注左瑟辟主人授爵也又燕禮注左瑟使其右二義相兼文互見耳

通論賈氏公彥曰此及燕禮同是主歡心尚樂之事故有升歌笙間合樂獻工獻笙後間合不獻者以不須重

獻也鄉射主於射畧於樂無笙間惟有合樂笙工並總獻之大射亦主於射畧於樂但不間歌不合樂故升歌鹿鳴三終主人獻工乃後下管新宮不復得獻此君禮異於鄉射也

薦脯醢使人相祭

正義鄭氏康成曰使人相者相其祭酒祭薦教氏繼公曰工雖賤以其受爵於席故每獻輒薦之亦與成人之禮異也此祭薦殊其長也

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聖授之賈疏經不言興故知坐授之

案此指一人言

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

注今文辯為編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飲獻酒重無不祭也

賈疏衆工諸事皆不備尚

祭飲則知得獻酒無有不祭也

教氏繼公曰不拜而受差賤也祭飲

祭酒乃飲也

節錄之

案此指三工言

大師則為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

大音泰為于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之洗尊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

大師也教氏繼公曰主人辭賓亦對衆賓不降別於

賓介也工不辭洗亦不降主人卒洗與賓介揖而升

存疑鄭氏康成曰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

賈疏天子諸侯

有常官則有太師大夫無常官若君賜之樂并樂人與之則亦謂之太師上既言獻工矣乃

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

賈疏

太師或瑟或歌者以前工有瑟有歌太師或在瑟中或在歌中也獻之瑟先歌後者以序入升堂及獻法皆瑟

先後歌是以知獻之瑟先歌後隨太師所在以次獻之也

案大師工之長即上一人拜受爵者也燕禮大射大師

衆工皆為之洗故但云主人洗升獻工此及鄉射衆工

不洗故特著之據鄉射主人取爵於上篚獻工大師則

為之洗卒洗升實爵一人拜受爵此文偶有先後亦洗

升實爵而後一人拜受也據大射大師少師歌衆工瑟

則大師不得言或在瑟中獻之瑟先歌後也衆工不拜受不祭薦為禮之殺則經凡獻工言一人拜受者皆大師明矣據大射一人拜注謂大師也鄉射注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是亦以有大師則即此一人也不知鄉飲射皆公事行禮大師衆工皆當用公家之官並非待賜樂備官經明言大師不得臆其或有或無也至大夫賜樂未見所據鄉射疏援左氏魏絳始有金石之樂為證衰世之事豈可以誣經乎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

陔古才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為樂也

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

賈氏公彥曰此笙歌訖得

獻乃始入也磬既南面其南當有擊磬者在磬南北面

笙在磬者之南北面也

敖氏繼公曰磬南阼階西南

也北面立蓋亦東上如工立於磬南近其所應之樂也

詩曰笙磬同音而禮有笙磬笙鐘則吹笙時亦奏鐘磬

應之不言者主於笙也李氏如圭曰磬在階間郊特

牲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貴人聲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今凶其義未聞昔周之興也周公制

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為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

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

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亾者乎且正攷攷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心賈氏公彥曰案詩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年豐宜黍稷也此以上是子夏序文有其義而亾其辭是毛公續序云有其義是子夏序有其義也亾其辭者謂詩辭亾矣按南陔注云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亾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爲詁訓傳乃分衆篇之義各置於其

可採

篇端彼注與此不同者鄭君注禮之時未見毛傳以爲此篇孔子前亾注詩時既見毛傳以爲孔子後失也辨正劉氏敞曰此三篇皆笙詩也小序云有其義而亾其辭亾謂本無非亾逸之亾也鄉飲酒禮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之黍燕禮笙入立於縣中奏南陔白華之黍南陔以下今無以攷其名篇之義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笙而無詞明矣下由庚崇立丘由儀倣此

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

正義鄭氏康成曰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人凡
四人鄉射禮曰笙一人拜於下賈疏鄉射記云三笙一
和而成聲注爾雅笙小
者謂之
和是也賈氏公彥曰自此至不祭言獻笙者之事一

人拜者謂在地拜乃盡階不升堂受爵也 教氏繼公
曰主人獻時西南面既受爵階上少立俟主人已拜然
後降主人拜亦北面升授爵亦盡階不升堂

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辨有脯醢不祭

注今文
辨為編

正義鄭氏康成曰亦受爵於西階上薦之皆於其位磬

南

賈疏前笙入
立於磬南也

教氏繼公曰鄉射禮曰主人以爵降

奠於籩反升就席

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

臺笙由儀

間間麴之間麗力
知反本或作籬

正義鄭氏康成曰間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

篇也

賈疏一歌則一吹者謂堂上歌魚麗
終堂下笙中吹由庚續之以下皆然

賈氏公彥

曰堂下吹笙堂上升歌間代而作故謂之乃間也

餘論鄭氏康成曰魚麗言太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

多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太平君子有酒樂與

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纍蔓而歸之

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太平之治以賢者為本此采

其愛友賢者為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

又欲其名德之長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由庚崇丘由儀今亾其義未聞。賈氏公彦曰按詩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亾其辭此毛公續序義與南陔等同堂上歌者不亾堂下笙者即亾蓋當時笙歌之詩各自一處存者併存亾者併亾也。

辨正見上

總論鄭氏樵曰魚麗之後亾其三南陔白華華黍也南山有臺南有嘉魚之後亾其三由庚崇丘由儀也六篇

之詩同在一處不應中間南有嘉魚南山有臺二詩獨能存也棠鄉飲酒及燕禮此六詩皆主于笙奏之商份曰所謂亾其辭者今論語亾字皆讀為無字謂此六詩以笙奏之雖有其聲舉無辭句不若魚麗南有嘉魚南山有臺於歌奏之歌人聲也故有辭爾此歌與笙之異也蓋古者有堂下堂上之樂歌主人報堂上樂也笙鏞以間堂下樂也謂之笙鏞乃間歌之聲皆有義而無其辭束指微之補亾六詩皮日休補肆夏不知六亾詩乃笙詩肆夏乃金奏初無辭之可傳也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

全探八

徐反覃大南反卷九轉
反召音卸蘋毗人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
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關雎言后妃
之德葛覃言后妃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
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
妻能循其法度夫婦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
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
合樂也賈氏公彥曰此言堂上堂下衆聲俱合之事
通論李氏如圭曰燕禮曰遂歌鄉樂周南召南關雎序
曰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用之鄉人此禮是也用之邦國

燕禮是也鄭氏樵曰漢志扶風雍縣東北有周城西
南有召城二南之詩得於周南係之周南得於召南係
之召南本於所得之地而係之耳蓋二南皆出於文王
之化言王者之化自北而南後世取於樂章用之蓋燕
樂為鄉樂為射樂為房中之樂所以彰文王之德美也
存疑鄭氏康成曰鄉樂者風也小雅為諸侯之樂大雅
頌為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
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
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絲兩君相見之樂也然
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

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間之篇未聞。

案小雅鹿鳴等明是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大雅文王之三春秋傳明言兩君相見之樂，此經賓出奏陔，燕禮言奏肆夏，則以小雅屬諸侯，大雅頌屬天子，其說不可通矣。禮盛禮輕及升歌大雅，合小雅，所謂又為之辭耳。

存異鄭氏康成曰：昔太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於豐，以故地為卿士之采地，乃分為二國。

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孔氏穎達曰：合樂三終者，謂堂上下歌瑟及笙竝作也。若工歌闕，則笙吹鵠巢合之，工歌葛覃，則吹笙采蘋合之，工歌卷耳，則吹笙吹采蘋合之。

存異
應加
改正

辨正朱子曰：二南之分，注疏說皆未安。惟程子以為周公任內治，故以畿內之詩言文王太姒之化者，屬之周南；召公掌諸侯，故以畿外之詩言列國諸侯大夫之室家被文王太姒之化而成德者，屬之召南。此為得之謂。

之南者言其化自岐雍之間被於江漢之域自北而南也詩曰以雅以南即謂此也又曰合樂孔疏非是當從賈疏謂堂上歌瑟堂下瑟笙磬合奏此六詩也言三終者二南各三終也

案合樂者堂上下之樂並作也當不止瑟與笙磬據疏房中之樂諸侯卿大夫燕饗亦得用之故用鐘鼓又下賓主奏陔九夏皆金奏是明有鐘鼓矣注疏創降從士禮之說謂經言磬不言鐘又言鐘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竊恐未然姑闕其疑於此

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事也降立西階東北面李氏如圭曰告于賓者作樂主為樂賓也敖氏繼公曰工具長也凡歌以既合樂為備故告備於合樂之後

右樂賓

主人降席自南方

正義鄭氏康成曰不由北方由便賈氏公彥曰自此至退立於解南言立司正之事

側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賓介不從賈疏側特也賓介不從故言側上文皆從此不從者

以方燕禮
殺故也

案上降席此降階為命相也命相主人事爾故賓介不從不必以禮殺言

作相為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答拜

相志
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為有

懈惰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

賈疏上一相迎于門外
今將燕使為司正監察

賓主之事也成者獻酬之禮畢是禮
成也升歌望間合樂三終是樂成也

教氏繼公曰自

是以後禮節司正皆有事焉於此立之亦示留賓之意也謂之司正者以其正此飲禮而名之與

案鄉射燕禮大射注竝云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鄉

飲酒禮義所謂知其能和樂而不流也

主人升復席

右立司正

司正洗解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

曰請安于賓賓禮辭許

正義鄭氏康成曰為賓欲去留之告賓于西階

賈疏鄉
射云司

正西階上
請安于賓

賈氏公彥曰按鄉射云司正升自西階由

楹內適阼階上北面此不言楹內者省文也 教氏繼

公曰辭者蓋以已已受賜為辭

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答拜司正

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

正義鄭氏康成曰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遂立楹間以相拜賓主人既拜揖就席賈疏凡相拜者在賓主拜前教氏繼公曰楹間東西節也宜於楹為少南凡相拜皆有相之者

案告主人當如受命時

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解退共少立共九身反

注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階間北面東西節也賈疏謂兩階之間東西等也其南北當中庭賈疏鄉射云司正中庭北共拱手也少面坐奠解此宜與彼同也

立自正慎其位也已帥以正孰敢不正賈疏欲令賓主亦皆正慎其位

燕禮曰右還北面教氏繼公曰奠解不拜者獨行禮則不象受解之儀也退而少立以其位在是也

案燕禮大射司正奠解有南面北面之儀此鄉飲與鄉射惟北面蓋君臣詳略不同

坐取解不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興洗北面坐奠解于其所退立于解南

正義鄭氏康成曰洗解奠之示潔敬立於其南以察衆教氏繼公曰坐取解亦進也不祭變于獻酬也

案鄉射云少退進坐取解此不言進脫文耳司正自飲

者明是解為安賓正儀而飲且以開旅酬之端也所階
間

右司正舉解



